

曾文正公全集



齋
紀

曾
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正
公

光緒二年孟穉
傳忠書局編刻

曾文正公書札卷

門人合肥李瀚章後泉編輯

平江李元度次青

中江李鴻裔眉生

奉新許振禕仙屏參校

桐城吳汝綸摯甫

遵義黎庶昌莼齋

長沙曹耀湘鏡初校字



長沙楊仲蕃刻字

曾文正公書札卷一

起道光庚子訖咸豐癸丑正月凡三十一首

覆賀耦庚中丞

道光庚子

國藩頓首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贖
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
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智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
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養
癰藏瘡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
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
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据則持爲騁辯

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
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
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
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
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
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
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
預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
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眾藝者何一非
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

以思汗下如雷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
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
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
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
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
旣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
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
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
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
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

盡伏維垂鑒

致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閒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

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
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籟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
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
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
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
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
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
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
仲尼旣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
譔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醜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

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醅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醅次焉見少者文
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烈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
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
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
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
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
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
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
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醅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
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

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
矣游揚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
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
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
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
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耆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
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
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
之說是猶覩盤誥之聲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
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

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
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
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
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
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
世雕蟲小夫旣溺於聲律績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
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
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
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
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

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劉孟容

道光丁未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愒置若

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綱縕流行而不息人

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